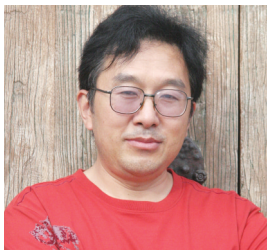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把天下动词如《诗品》一般一一分类的话，“舔”字有一脸劣相，可列为其中“下品”，如宦官的诗。他们用舌头写诗。

舔，在乡村词汇中有奉承之嫌，已近无耻，如称人“舔腩沟”。偏偏在“舔”前又加上个“小”字，更见媚态。用“小”字去修饰“蜜”是小蜜，修饰“人”就是小人。“小舔”之称，这里除了形象之外，还有一种北中原乡下人的调侃与藐视的智慧。

在乡村口语里，这是动词作名词用的成功例范，有动感。透着一丝得意。

北中原乡村女人有个习惯，

小 舔

自家孩子拉屎，拉完后不忙着去擦屁股，而是双手把孩子，“噢噢噢——”叫自家的狗来舔。

狗对嗅觉的灵敏度据说是人的五十倍。狗得令欢快地跑来，探首，伸舌，舔小孩子屁股，月白风清。一干二静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把孩子的媳妇笑说，这叫舔腩沟。

二大娘开玩笑说：狗是一台环保牌“自动擦屁股机”。

留香寨还有一说，叫“吃屁舔渣儿”，是说一个人不大方，放屁独吞，吝啬算计到极致。有时简称一个字“舔”，如：这人会“舔”。

我十七岁参加基层金融工作，当一名乡村信贷员，骑一辆破车在资金账表里逛荡。在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里，几经调转，历经世道小沧桑，目睹过一些“舔技”精粹的人，其中有大小局长、大小乡长、大小行长、大小经理、大小党委秘书、大小科长、大小科室主任，他们因对上会舔而多受益。

大家背后对那些奉承、献媚、溜须、爱拍马屁者，有的借代称之为“公公”“和绅”“李莲英”乡村众人所知的豫剧符号。撇一下嘴，轻轻丢一声：“——小舔。”



园 中 葵

今晚，持葵作汤羹。此葵并非“青青园中葵”那个葵，它的名字叫黄秋葵。模样像辣椒，又像小青瓜，略有棱角与茸刺，属外来蔬菜。因自有黏液，做羹极好，全不用另勾芡便黏稠滑嫩，入口爽脆而清香。我还往羹里搁了些干贝提鲜，黄秋葵的小清新遇见干贝的馥郁香，别有风味，如眼见了小龙女与杨玉环携手来，叫你满腹里喜滋滋，窃笑穿肠荡过。黄秋葵还可清炒、凉拌、佐肉，比我们那叫“葵”的最古老蔬菜好，葵只好煮食。

“葵”曾是我们老祖宗主要的菜蔬，“青青园中葵”“采葵持作羹”“七月熟葵及菽”“种葵北园中”“葵生郁萋萋”，入诗一串，像如今的萝卜白菜一样，家常。葵现在也常见，我们叫冬苋菜。

小时候祖父种点菜，小菜园就开在屋后，韭菜、莴笋、丝瓜、黄瓜、辣椒、番茄、四季豆、上海青、黄花菜……四季都可以吃到现择的时令蔬菜。每到岁末年初总有一段青黄不接，大白菜可以吃腻歪，萝卜吃到发馊，肠胃都闹饥荒。惟一样菜可救冬的颓势——冬苋菜。

深秋它们便从油肥的土里伸出小巴掌，给这时节的寡素衬了零星绿，在

褐色土坷垃上绒绒软软一点点生长。等大白菜也割了储起来，它们就如敦实的青年了，一畦地都是端然的绿。那巴掌也愈厚实，绿从脉络里汪出来，是经冬的喜气。这绿又是质朴的，即使在寡冬也丝毫不挑达，只让你笃定，不慌。敦实的冬苋菜亦有着青年的勃发与生命力，在冬天里只横着长，把一块地都涨满了方才罢休。凄风苦雨寒霜冻雪都于它无碍，它只憨憨地笑笑，撑足了大巴掌迎着。

这时就可以摘菜了，嫩尖尖地掐了，阔大的叶细长的柄，茎秆也肥实，还沁出一些清绿的粘液，腻滑得好玩。一把捋得齐整时又像乖小姑，巧笑着仰头看你。自家的菜是不用如何洗的，清水里过几遍，青灵灵的，简直要活泼泼笑出声儿来。叶片上的细茸这会儿更似小姑未经长开脸颊上的绒毛，过水后丝丝清晰，看得人心里一阵软软的暖和。

冬苋菜不同于其它蔬菜，得煮透。

肉丸冬苋菜汤是祖父常做的。瘦肉剁成末，拌些生粉团成小丸，为取肉的本味，任何佐料都不搁。肉丸子与生水一同煮出鲜味就放冬苋菜了，同时搁进去些炼化的猪油，看那盈绿的菜叶在

沸水里委顿，汤里肉里都掺了青绿，撒些盐花就出锅。切不可让冬苋菜的绿老了，老了不但看相差了，吃进嘴里如吃菜泥，连鲜味都没了。

冬苋菜豆腐汤也不错，只是豆腐宜嫩，煮出的汤色更好，清白。虽少了肉香，但豆腐和冬苋菜互相调和，清新可俯仰跌宕，肌骨也生香。

若肉和豆腐都无，带汤清炒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不过得有蒜瓣。啖着冬苋菜时，祖父笑说：“金圣叹都说了，冬苋菜和蒜煮，有肉的味道。”我仔细品品，似乎真有肉香，更大口吃着。

后来读书，似乎见金圣叹说的是“豆干与花生同食，有火腿味。”又有人说老金对儿子交代：“咸菜和黄豆一起吃，有核桃的味道。”大约各地有各地糊弄自己嘴巴的招儿，借金老夫子的口罢了。金圣叹对儿子的告诫无非是过朴素日子，他一生放荡不羁，临砍头时方悟出这理，殊为可叹。豆干、花生、咸菜、黄豆、冬苋菜、蒜瓣都好，是真朴素。

如今想来，祖父说“冬苋菜和蒜煮，有肉的味道”时，确乎有些慧黠，但未必不是同证。白居易有一首古风专写烹葵，中有几句极好：贫厨何所有，炊稻烹秋葵。红粒香复软，绿英滑且肥。

粗粝之食亦有红香绿软的好。

深谙对方的岁月在自己的心底覆了多少层，像胳膊上枕了三十年的那个人，没什么心下轰然的初见，没多少触目时的新奇，可是里里外外都是亲。与它相对，心安，实在。不像面对超市商场的保鲜柜里的名贵水果，看它摆在精巧的小盘里，蒙上保鲜膜，贴上标注着品名产地重量价格的标签，在几百瓦的节能灯照耀下泛着诱人的光。柜台前流连，像迎接远道的贵宾，场面奢华，心里战战兢兢。这样的水果，至多偶尔买买，满足好奇，或是给家里的水果盘子装一回门面。能爱得久的，放心去爱的，还是手边竹篮里的桃。体己，随心，坦然，没有拼命攀一个阶层所遭受的疏离之苦。

初夏小镇上买桃，没有陈货，新鲜就放心好了。围着圆圆的大竹筐蹲下来，一个个青的红的半青半红的桃像小脑袋在手心底下翻跟头。咬一口，山歌似的脆，泉水似的纯。乡人卖桃都是当天下的桃当天卖光，完了再回去摘。来来去去的路上没有冷库，没有精明饶舌的水果批发商。那桃的身世清清白白，干干净净，没有隐瞒的婚前前科，没有一身抖不清的旧账。

桃似你身边平凡的亲人，他没有财力，没有头衔，可是几十年你蹭着他的胡碴，听着他的呼噜，与他安静相守，在锅碗瓢盆里。

亲亲我的桃

初夏时令，各色水果仙子还没有鱼贯而入，齐整地列于水果摊前，桃暂且唱了回主角。

其实，樱桃也是这时候上市的。小小的，晶莹剔透，宛如着红装的小家碧玉，没有殷实的家底，故而嫁得早些，从浓密的枝上走下来，开始堂前庭外地待客理家。但这种水果只在山区丘陵里见得多，山泉里濯洗，绿篾箩里摊开来，盈盈的水光晃动。

街头巷尾也能见到荔枝，谣传说是福尔马林溶液泡过，远远地从火热的南方过来的。于是翘着兰花指，喝着双唇象征性地尝两颗，不敢贪多。像对异族的人，伸长脖子拿脸颊和人家的耳朵碰一回，作友好状，其实心底里总要习惯地设上几道防。

去年的苹果是再不肯买了。费了半天的劲削皮，一口下去，是酥松，又粉又面的那种感觉，可以当饼干了。那口感，是一位老太太在儿孙前兜露了千百回的往事，已经嚼不出零星半点的新鲜劲。于是故事听不到一半，各自撒欢去了——垃圾桶里总有吃不掉的大半个好端端的苹果。

这样一琢磨，就挑挑了。

桃和樱桃一样，都属于平民家的水果，住在平原上的人家，宅前屋后多半有一棵或几棵桃树。春天里路过，远远看见一大团燃烧着的粉红的火，近了，人从花下过，百转千回，还是掐了一枝走。主人家走出来，脆生生地叮咛一句：夏天来吃桃啊！于是当真惦记着。夏天也当真来了，自己伸手摘，拿到水边搓一搓软软的桃毛，再坐到树底下吃，偶尔和主人家话桑麻之事。桃让你和一些最平凡朴素的人走近，亲着。

也有玲珑的小媳妇，或者面善喜笑的阿婆，扁担上歪斜地勾着两支竹篮，里面是新摘的桃，肥嘟嘟，新崭崭，像刚被关进教室的一群小学生，憋着一肚子的叽叽喳喳，里里外外都是新下枝的鲜嫩。这样的桃，只管放心买——自家的桃挑出来，无非是，阿婆为着农闲牌桌上的手头活络，小媳妇大约惦记着街角某个铺子上的一块花布料。芸芸小民掐指过日子，在属于平民阶层的桃上可见。

乡间的桃，离人近，抬眼可看，伸手可摘。乡间的桃，你是这样熟悉它生长中经历过的一花一叶、一枝一节，像一对青梅竹马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